

琉球相關新聞

頭條網

http://www.hkheadline.com/news/instant_news_content/200709/30/20070930b131744.asp

沖繩 11 萬人集會抗議政府篡改教科書

2007 年 9 月 30 日 HKT: 13:17

日本沖繩縣約 11 萬民眾 29 日舉行集會，抗議政府在教科書審核意見中刪除「太平洋戰爭末期日軍強迫當地居民集體自殺」的記述，要求主管的文部科學省撤回審核意見。

日本傳媒 30 日報道，沖繩縣知事仲井真弘多在集會上發表講話，對文部科學省的這一做法表示遺憾，並以縣民代表身分提出強烈抗議。

由縣議會和家長教師聯合會等組成的大會執委會還通過一項決議，要求文部科學省撤回審核意見，恢復教科書中原有的表述。執委會認為，從教科書中刪除二戰末期日軍強迫沖繩島居民自殺的內容是對歷史的歪曲。

擔任執委會委員長的縣議會議長仲裡利信在致辭中說：「軍隊下命、強迫及誘導集體自殺是無法掩蓋的事實。」他還表示，「傳播歷史真相、不讓悲劇重演是我們的責任」，為此，執委會計劃組成規模浩大的代表團於 10 月赴東京請願。

之前，沖繩縣議會及全部 41 個行政單位的議會已陸續通過決議書，要求文部科學省撤回審核意見，但遭到拒絕。

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日軍隊爭奪沖繩島的戰役於 1945 年 3 月爆發，歷時 90 天，雙方傷亡慘重，並造成沖繩島約四分一的居民喪生。共同社援引幸存者披露的內幕說，當時日軍曾鼓勵當地居民自殺，並為居民提供自殺用的手雷。

林惠琇：又吉盛清寫的『日本殖民下的台灣與沖繩』，其中有幾個有趣的東西：
第一，領台後，曾派一些琉球人至內地受訓，由此觀之，琉人為當時之協力者，一面為日人所歧視，而又歧視台人。第二，在談南亞體系時，欲將琉球併入台灣而成一區，但琉人反對，覺得深受污辱，他們在心中認為自己是日人卻又跟殖民地之台人合併。

名詞問題

黃阿有：何謂「沖繩處分」？

林惠琇：沖繩處分之處分應為公式、專有名詞

黃阿有：其實是指法規的試用，所以沖繩處分，也就是沖繩試用日本之法規。

同化和文明化問題

林惠琇：為何他在日本已經西服，西化了，在沖繩此地卻仍要用和服、日本語呢？

黃阿有：日本人的學校不會稱其為日本學校，而是說我們的學校。並傳說假如學大和學問的話，以後孩子就要離家去日本。將日本服稱做普通服，日本語稱做普通話，讓他們覺的這就是你們該說的話、該穿的衣服，可是他們卻又覺得和日本矛盾，因為日本要現代化，所以會著西服、西化，因此這就很矛盾，我們內地要穿西服，為什麼要叫琉球人穿和服呢？對琉球而言，要追上日本，才叫進化，若跟別國一樣的話，就像不貞的女人，作者以此為比擬。並說服琉球人，雖西服較便利，但你們要與內地風俗相同，要先達到與內地相同的境界，再繼續西化，這也是他說服琉球人的一種方法。因為此章在談同化和文明化，帶給日本文明的是西方，把文明傳進殖民地的是日本，可是他其實希望此地人民日本化，雖然他談同化，但他不希望和當地人一樣。

李明仁：若他跟你一樣，但一樣的話，我就沒有特權了，他覺得他會比你高級。從征服者的角度來看，我當然不願意這樣，我想這是一個做為征服者都會面對到的事。這就是日本人在面對同化和文明化的一個矛盾。琉球在這邊還有一個問題，就是琉獨的問題。琉獨的問題在 1971 年，他在歸過去後，琉獨的部分都被刪掉。也就是說日本在做這個研究的過程時，我記得在以前琉球的朋友都看不到這個。從文化的角度和征服及被征服的角度去思考，其實在琉球劃歸日本時，有部份琉球人是贊成的，這是個很有趣的事。而在一九七〇年代在東海一帶發現大片油田後，中國、韓國、日本和台灣都各認為此為他們屬地，而這又扯到了琉球歸屬的問題。而當地的人亦深以琉球人為榮。

林燊祿：我沒有國家觀，我沒有想到我是中、台或港人。在我的同儕間，無國家觀，只要統治得好，就由誰來統治，無國家觀念之思維。在香港這個地方，他們在有英國人的場合，就講英文，若不能講英文的場合，便講中文，沒有說一定要說什麼文。此地國際化的程度較深，故對此問題不會太堅持，亦無在政治上爭執。

琉球獨立問題：

李明仁：美國把沖繩交給日本，非交還，日軍侵台事件到廢藩置縣的過程，牽涉到國際法，美軍是否有這樣的權利將之交給日本，從一九七二年到現在，共三十幾年，有的人在語言教育上的思考，部份人認為其日本人。

林燦祿：在《帝國之興衰》一文中談到：「一個帝國統治一地，若過其經濟之負擔，則無法繼續。」明成祖攻下越南後，至明宣宗，便讓越南獨立。因為越南等明朝軍隊一走，便又反亂，乃致他放棄越南。這篇文章就顯示出了日本人的野心，爲了他們的目的，希望將琉人變成日本人，可是他們本身又不心甘情願和他們相同，所以如果給這樣的日人來統治時，你今天便會覺得有矛盾。

吳俊蔚：爲什麼日人以歷史的例子來說明其爲日人流散在外的一支，卻又有這樣同化的意義呢？

林惠琇：日本在統治過程中，他的統治語言也一直在轉變，這是一種政治述語。他除了說服殖民地，也在說服自己。政治述語無法用誠實來檢驗，只能說他不停的在轉變，也就是政策性的改變，也就是說他教育上會做這樣子的塑造。而也會從教育漸漸影響到家庭、生活或是各方面。所以我其實覺得他們就是強調在下一代的這個部分。

林燦祿：如果統治的實質還是存有差異，則無論你在政策上如何改變，那被治者仍還是會感受到這種差別。所以這種文化和政治的課題，在同一個政府裡可能會有許多個文化，在同一個文化裡會有許多政府存在的可能，也就是說把文化來改變，也不能把政體來改變，如台灣和中國。現在存在著一個錯覺，認爲用語言可以宰制一個人，若無實質上的同等，則政策上如何改變，亦沒有辦法讓被治者接受。

黃阿有：本書檢討的重點並非政策的效果如何被達到，而他的角度是從政策論來檢討，從教育和法治來看，什麼時後將琉球視爲自己，什麼時後是他者。他是從國民教育、國內法適用和參政這些角度來看。

李明仁：福澤諭吉之領有論來看很有趣，視其國防的威脅而成爲一個時代的思維一樣，一直不斷地推進其國界。在其北方之北海道亦然，一種無限的推進論。江上波夫在戰後反省歷史，日本之由來，認爲日本是由四民族構成：北方之愛奴、征服王朝之帶來(1972)、長江流域之吳、南方之南島語族。

黃：有何種立場、角度、說法來說服對方接受其爲同文同種。如英殖民印度：只控制菁英之上層、法國殖民阿爾及利亞：則想完全同化，使其成爲其中一省。